

桥以南包括凤凰、西张、港口、妙桥、乘航几个公社与常熟县毗邻,这里的话同常熟话类似;后塍公社南片、泗港公社与江阴县毗邻,这一带的澄东南话属于江阴东南乡的华墅、周庄的方言类型;南沙公社也与江阴县毗邻,这里的澄东话同江阴东外的石牌话相近;而杨舍(厍)、唐市等公社的杨舍话长期界于常熟话、江阴话和江北话之间,已自成系统,自具特色;中兴、德积、晨阳、合兴、大新、东莱等公社及后塍套北一带,长期界于江南和江北之间,这里的老沙话兼备江南话和江北话的特点;而现在的锦丰、三兴、乐余、兆丰、南丰、合兴、东莱、农场等地及后塍滩上一带,虽然在地理上距离崇明、海门、启东三县较远,但这里的居民多数是来自这三地的移民,所以这里的常阴沙话仍属崇、海、启话的类型。

由是观之,沙洲县境内方言复杂,确为别地所不及,它不是由一时、一事的因素造成的,而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浙江东南沿海的吴语与闽语

鲍 士 杰

浙江沿海地区和近海的岛上,居民以说吴语方言为主。但从温岭石塘望南,就有说闽南方言的了,而且越望南走说闽南话的人就越多。沿海语言分布的这种情况,跟渔民的打鱼活动是分不开的。据说,舟山地区的渔民,大致在石塘以北的洋面上捕鱼;福建的渔民常常远离家乡到浙江的沿海来捕鱼,但他们的作业区域,一般都不越过石塘。所以今天舟山地区和宁波地区的沿海,说的几乎完全是吴语系统的宁波方言。福建渔民因为离家乡很远,时间久了,便有人在浙江的沿海或岛屿上定居下来。所以,从石塘望南,说闽语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

温岭县的坎门镇方言十分复杂,那里的旅馆和饭店的服务员、售货员、理发员等,他们的语言能力特别强,大多数人都会说闽南话、温州话、太平话温岭县旧名太平县,太平话就是温岭话,很多年轻人还会说普通话,遇到说什么方言的顾客来了,就用什么方言接待他们。特别是闽南方言在这里是重要的交际用语。

再望南走是浙江的洞头县和平阳县、苍南县。苍南县跟福建省的福鼎县接壤,那里说闽南方言的人比说吴语方言的人还要略微多一些。洞头是个海岛县,是浙南的主要渔场和全省的重点渔业县。人口约十一万,说闽南方言的人约占全岛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平阳蛮话的性质

傅 佐 之

壹

1.1 温州南部的苍南县(一九八一年从平阳县分出)和泰顺县与福建省接壤,是通行多种方言的地区。这里吴语和闽语的劃界问题,关键在于确定苍南蛮话(依习惯仍称“平阳蛮话”)

和泰顺蛮讲的归属。泰顺蛮讲归属闽东北系统的闽语，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苍南县的平阳蛮话到底割归吴语或闽语，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平阳蛮话不是闽方言，而是吴方言的一支；有的则认为应归属闽语。前不久，作者和潘悟云、杨逸群同志一道，曾在几个刚离家门的说蛮话的大学生中作过一次粗略的调查。最近，作者又到苍南县蛮话地区钱库、宜山镇找几个退休中学教师校对了部分蛮话音。现在就现有的资料，谈谈平阳蛮话的归属问题。

1.2 平阳蛮话通行于现苍南县的宜山、钱库、金乡三个区的十多个公社。这是一个海滨水网地区，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是浙南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说蛮话的约有二十余万人。与宜山蛮话区相邻的地方大部说平阳话（吴语系统，称“平阳瓯语”），与钱库、金乡蛮话区相邻的地方说闽语（闽南话系统，称“平阳闽语”）和金乡话（一种官话和吴语的混合）。在这些不同方言交接地带的人，一般都能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言。

1.3 平阳蛮话内部南北之间也有较大差异，向有“南乡腔”和“北乡腔”之分。北乡腔指与吴语相邻的宜山区蛮话，以白沙公社蛮话为代表；南乡腔指与平阳闽语区相邻的钱库、金乡区蛮话，其内部又有细微的差别。当地人认为钱库蛮话为标准蛮话，故以钱库蛮话为代表。下文讨论平阳蛮话的归属就以钱库公社的蛮话为例，有时也提及北乡腔白沙蛮话的语音特点。

1.4 钱库蛮话的声韵调如下：

①声母三十个：

p	布包表分	p'	怕肤漂捧	b	步别缚朋	m	门忙蚊明	f	灰夫辅飞	v	务武微凡
t	到张当丹	t'	太丑添坦	d	同虫甜肠	n	南怒乃能			l	兰路辣亮
k	贵该怪挂	k'	开巧奎恐	g	跪咬共裙	ŋ	偶硬傲岸	h	好黑化欢	ɦ	号红行王
tɕ	精焦招经	tɕ'	秋开超去	dʒ	潮穷剩桥	ɳ	危认言软	ɕ	扇虚烧湿	ʒ	日食续若
ts	祖争致基	ts'	仓醋初切	dz	曹巢旗迟			s	散山丝师	z	是闹贼贼
θ	约袄衣伊			j	寅盐由容						

②韵母四十一个：

ɿ	资迟师肌	i	些遮以夷	u	布多府故	y	余吕举虚	ĩ	粘尖天辨	ỹ	泉宣权院
ɛ	灾概爱豺			ue	怪乖拐快	ẽ	斩胆贪潭			uẽ	官关管弯
ø	坐倍妹					õ	端断酸温				
a	合骂大拿			ua	垮瓜	ã	庚烹横生	iã	良两垱		
ɔ	抓交饱稿	io	了尧晓小			õ	帮旁浪康	iõ	枪床相娘		
o	鸦爬沙车										
ai	街摆排队			uai	盍龟遼鬼	ãi	甜间眼点				
au	朵糯保冒	iau	求救幽幼								
		ieu	妖焦烧刁								

en	林品兵贫	in	因吟仅印
aŋ	分伦文能		uaŋ昆坤滚困
oŋ	工册中翁	ioŋ	淮春群胸
əʔ	葛腊法色	iəʔ	日急缺月
aʔ	百喝狭鸭	uəʔ	括刮掘阔
ɔʔ	沃霍暴福		

ɿ	而尔	m	姆	ŋ	牛你五
---	----	---	---	---	-----

③声调七个:

阴平 [ˊ] 44	猪天婚飞丁边低三	阳平 [ˊ] 213	穷神时唐娘龙麻云
阴上 [ˊ] 45	古展口丑女老暖买		
阴去 [ˊ] 42	盖爱帐抗唱怕送放	阳去 [ˊ] 11	大阵怒用近是坐淡
阴入 [ˊ] 45	急竹曲百福识各七	阳入 [ˊ] 21	局岳白合读食俗舌

貳

平阳蛮话处在吴语和闽语的交接地带,要讨论蛮话的归属,必须同相邻的吴语和闽语相比较,然后才能得出比较妥当的结论。现在对比蛮话和瓯语、闽语的语音,主要是声母和声调。韵母比较复杂,这里只简要提一下。下文举例,平阳蛮话用钱库蛮话,平阳瓯语用平阳城关口音。平阳北港闽语和南港闽语有细微差别,这里用来对比的是与蛮话区相邻的南港闽语,以钱库附近的藻溪话为代表。同平阳瓯语、平阳闽语(下称藻溪闽语)相比较,平阳蛮话在语音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2.1 声母方面

⊖ 平阳蛮话古全浊声母字今声母仍读浊音。例如:

	袍	逃	衙	茶	造	酬	承	咸	父
钱库蛮话	ɿbo	ɿdo	ɿgē	ɿdzo	zo²	ɿdzieu	ɿzin	ɿfiē	vu²
平阳瓯语	ɿba	ɿdɜ	ɿgɒ	ɿdzo	ˈzɜ	ɿdzieu	ɿzeŋ	ɿɦɒ	ˈvu
藻溪闽语	ɿpau	ɿtʰo	ɿkan	ɿte	tso²	ɿgiu	ɿgiɛŋ	ɿhan	hu²

从上例可见,平阳蛮话的这个特点,与平阳瓯语(吴语)一致,同平阳闽语不同。整个平阳闽语中没有 [d-] 声母,浊声母 [dz-] 只见于藻溪, [z-] 声母只见于北港水头。藻溪闽语中虽有 [b- g-] 声母,但 [b-] 声母只限于古明母字和少数微母字, [g-] 声母只限于古疑母字,例如:

	模	埋	买	迷	美	苗	棉	民	梦	微	文
钱库蛮话	ɿmo	ɿmɛ	ˈmai	ɿmi	ˈmai	ɿmieu	ɿmī	ɿmin	mon²	ɿvi	ɿvaŋ
平阳瓯语	ɿmu	ɿma	ˈma	ɿmi	ˈmai	ɿmyə	ɿmie	ɿmeŋ	mon²	ɿvi	ɿvan
藻溪闽语	ɿbo	ɿbai	ˈbue	ɿbe	ˈbi	ɿbiau	ɿbien	ɿbien	bon²	ɿbi	ɿbaŋ
	牙	吴	愚	涯	疑	危	岩	严	眼	言	原
钱库蛮话	ɿŋo	ɿŋ	ɿŋy	ɿŋɛ	ɿŋi	ɿvai	ɿŋē	ɿjī	ˈŋāi	ɿŋī	ɿŋy
平阳瓯语	ɿŋo	ɿŋ	ɿŋɜ	ɿŋo	ɿŋie	ɿŋu	ɿŋo	ɿŋie	ˈŋo	ɿŋie	ɿŋyə
藻溪闽语	ɿge	ɿgo	ɿgo	ɿgan	ɿgi	ɿgui	ɿgian	ɿgien	ˈgai	ɿgien	ɿguan

以上例字也表明了蛮话不同于南港藻溪闽语而与瓯语一致的特点。这里要指出的是平阳蛮话的浊擦音声母的实际读法都是先清后浊, v- 读如 [fv-], z- 读如 [sz-], ɜ- 读如 [ɛz-], fi- 读如 [hfi-], 这与平阳瓯语稍有区别。

⊖ 与平阳蛮话相邻的平阳闽语,同福建境内的多数闽语一样,突出的表现是没有 [f- v-] 声母。但平阳蛮话则与瓯语一样,古非组字今声母大部分读齿唇音 [f- v-]。例如:

	夫	肥	番	烦	分	蚊	方	房
钱库蛮话	ɿfu	ɿvi	ɿfiē	ɿvē	ɿfaŋ	ɿvaŋ	ɿfō	ɿfiō
平阳瓯语	ɿfu	ɿvi	ɿfo	ɿvo	ɿfaŋ	ɿvaŋ	ɿfo	ɿvo
藻溪闽语	ɿpo	ɿpui	ɿhuan	ɿhuan	ɿhuan	ɿhuan	ɿhoŋ	ɿpaŋ

平阳蛮话中只有少数古轻唇音字在口语中读作重唇音。例如：“飞”读作 [ɕpøɪ], “纺”读作 [ɕpøŋ], “分~开”读作 [ɕpøɪ]。

③ “舌上归舌头”是福建闽语的特点之一，平阳瓯语中没有这种现象。平阳蛮话和平阳闽语都有部分古知组字今声母读成 [t- t' - d-] (平阳闽语没有 d-)，但所占比例不同。选择《方言调查字表》所载知组字 143 个统计，白沙蛮话、钱库蛮话和平阳闽语“舌上归舌头”的情况分组排列如下：

- 第一组十字 爹除苧昼日~缠~脚长~短瞪桌啄虫
第二组二十九字 猪箸株厨迟槌锤坠潮抽绸丑沉椽张肠场涨丈着~衣着睡~椿澄撑拆宅摘郑竹
第三组八十字 茶搽蛇储褚著蛛注滞蜘蛛智池驰雉致稚耻痔置治追朝今~朝~代赵兆召稠筹
肘肘宙赚绽蜚展哲蜇彻撤辙传~达篆传~记珍陈尘镇趁阵姪秩长生~畅仗杖帐胀戳值直卓
泽择蝗呈程逞掷中~间忠中射~仲筑畜~性逐轴重~复冢
第四组二十四字 柱驻注住缀知罩痴持超站割沾转~螺丝椿朮浊橙征惩贞侦宠重轻~

在上述四组知组字中，“舌上归舌头”的情况是：白沙蛮话仅占第一组十个字，占总数的 7%；钱库蛮话包括第一组、第二组，共三十九个字，占总数的 28%；平阳闽语包括第一至第三组，共一百一十九字，占总数的 83.2%。第四组各地都不归“舌头”。平阳蛮话与平阳闽语比较，“舌上归舌头”的范围大小不同，不能根据平阳蛮话中有“舌上归舌头”这一语音现象就把它割归闽语。事实上“猪、竹”这些知组字读 [t-] 的现象，在丽水、金华两个地区(吴语区)也是常见的。只是“舌上归舌头”的字数更少而已。另一方面，闽语的“茶”字音(如厦门 [ɕteɪ]) 能传到海外，能为一些外语所借用，可是平阳蛮话“茶”与很多吴语一样读 [ɕdzo]，不读 [d-] 声母，可见平阳蛮话与吴语更接近。其中白沙蛮话尤其如此。

④ 平阳闽语的古见组字，不论在洪音前还是细音前，今声母一律读作舌根音 [k- k' - g-]。这也是平阳闽语声母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可是平阳蛮话古见组字只在洪音前读 [k- k' - g-]，在细音前读作舌面音 [tɕ- tɕ' - dʒ-]，或读作舌尖前音 [ts- ts' - dz-]。这与平阳瓯语极其相似。例如：

	居	区	鸡	奇	饥	其	骄	金	肩	鲸	琼
钱库蛮话	ɕtɕy	ɕtɕ'y	ɕtsɿ	ɕdzɿ	ɕtsɿ	ɕdzɿ	ɕtɕieu	ɕtɕin	ɕtɕi	ɕdzin	ɕdzionŋ
平阳瓯语	ɕtɕu	ɕtɕ'u	ɕtɕi	ɕdzi	ɕtɕi	ɕdzi	ɕtɕyø	ɕtɕian	ɕtɕiɛ	ɕdzian	ɕdzionŋ
藻溪闽语	ɕkw	ɕk'u	ɕke	ɕk'i	ɕki	ɕki	ɕkiəu	ɕkien	ɕkui	ɕkienŋ	ɕkien

2.2 韵母方面

平阳三种话韵母方面的对比，较突出的是平阳闽语没有撮口韵，而平阳蛮话与平阳瓯语较接近，都有撮口韵。例如：

	居	渠	鱼	虚	余	拘	区	瞿	书	趋	朱
钱库蛮话	ɕtɕy	ɕdzy	ɕny	ɕøy	ɕjy	ɕtɕy	ɕtɕ'y	ɕdzy	ɕøy	ɕtɕ'y	ɕtɕy
平阳瓯语	ɕtɕu	ɕdzu	ɕnu	ɕøu	ɕvu	ɕtɕu	ɕtɕ'u	ɕdzu	ɕsu	ɕtɕ'u	ɕtɕu
藻溪闽语	ɕkw	ɕkw	ɕkw	ɕhw	ɕhw	ɕku	ɕk'u	ɕkw	ɕsɿ	ɕts'u	ɕtsu

2.3 声调方面

平阳蛮话的声调有七个，南乡腔与北乡腔相同。这里要说明的有如下几个问题：

- ① 平阳蛮话浊上字的归併是有规律的，即次浊声母字归阴上，例如“李”^{ˈli} | 脑”^{ˈno} | 女

‘ny | 买 ‘mai | 偶 ‘gau; 全浊声母字归阳去,例如“倍 bə² | 肚 du² | 跪 guai² | 枝 dzɿ² | 是 zɿ² | 赵 dzieu² | 受 zieu² | 妇 vu²”。

② 平阳蛮话的入声字自成调类,与舒声韵一般不混。阴入的调值为高升 [ɿ] 45调,同阴上调值相近似,但较短促。阳入为先低降而后平的 211 调,本文写作 [ɿ] 21 调,不注意时容易与阳去调 [ɿ] 11 相混。老派读的入声,喉塞音尾很明显,但新派青年读入声字时,喉塞音尾时有时无,促声有时读成舒声。这样就造成一种状况:阴入与阴上调混,阳入与阳去相混。

③ 平阳蛮话的“高”字文读为 [ɿkɔɿ], 用于姓氏;口语读音较特殊,读作 [ɿgaiɿ], 如“山很高”说成 [sɛɿ gaiɿ menɿ gaiɿk] (相当于瓯语的“山高显高”)。“高”字口语音浊声母平调,北乡腔与南乡腔同,一般认为是训读为“悬”字。

平阳闽语的入声塞音尾一般是 [-ʔ], 只有个别老人能读出塞音尾的 [-p -t -k]。

平阳三种话的声调对照如下: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钱库蛮话	ɿ 44	ɿ 213	ɿ 45		ɿ 42	ɿ 11	ʔɿ 45	ʔɿ 21
平阳瓯语	ɿ 44	ɿ 31	ɿ 45	ɿ 34	ɿ 42	ɿ 11	ɿ 23	ɿ 12
藻溪闽语	ɿ 44	ɿ 13	ɿ 53		ɿ 11	ɿ 31	ʔɿ 54	ʔɿ 13

可见,平阳蛮话的声调与平阳瓯语比较接近,阴调高、阳调低,是吴语声调类型。事实上平阳闽语的声调也已不同于福建闽语反而接近吴语。

总之,如果从蛮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特点来看,平阳蛮话与平阳瓯语比较接近,可以把它归入吴方言系统。另一方面,平阳蛮话具备的闽语语音特点不多,把它割归闽语的理由似乎不够。

此外,处于蛮话区和闽语区包围中的金乡镇人认为学蛮话容易而学闽语难,而说蛮话的人则认为蛮话与平阳瓯语相通之处多。这也许可以作为蛮话接近吴语的佐证。

叁

一九二五年修的《平阳县志》第十九卷第七页称蛮话为“土语”,并说“瓯语本为瓯族,闽语来自闽族”,“惟土语江南(鳌江之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为后生语,则以海滨土著本作是语。”“土语”是说当地土生土长的,不是外来的;称瓯语为“后生语”,来自瓯族,闽语来自闽族,就说明蛮话既非瓯语,也不是闽语,而是在那个地区先于瓯语、闽语就早已存在了的。目前,当地人也自称自己所讲的方言为“蛮话”,这名称恐怕是与外人(“瓯族”和“闽族”)视当地人为“土著”这一认识相联系的。现在蛮话处在瓯语(北面)和闽语(西面、南面)的三面包围之中,仍有二十余万人说这种话,正说明了蛮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研究蛮话,还得要研究当地的所谓土著是怎样的一种土著。

浙南地区除了平阳“蛮话”外,还有泰顺“蛮讲”、庆元荷地“蛮话”。这三处方言的名称都有一个“蛮”字,三种“蛮”话之间有无联系?也值得研究。

平阳蛮话的词汇中确有许多闽语的词汇成分,也有许多吴语词汇成分。如果凭少数几个“吴语特征词”或“闽语特征词”来论证它的归属,说服力是不够的。如例:“骹《广韵》平声肴韵口交切”(脚)似乎是一个有闽语特色的词,平阳蛮话中也是把脚(包括虾蟹的那对大脚)叫做“骹”[k'ɔɿ],丽水、金华两地区的许多地方脚也叫做“骹”。事实上温州、永嘉、乐清等地也是把虾、蟹的那对大脚叫做“骹”[k'ɔɿ],一种淡水虾就叫“骹虾”[k'ɔɿ hoɿ],一种小蟹(一只脚特别大的)就叫“大骹蛸《广韵》入声月韵王伐切。蟹蛸,似蟹而小。”[dəuɿ k'ɔɿ jyɔɿ],而俗语说“放死骹”

[fɔŋ sɿŋ k'ɔŋ] 则是狗急跳墙、垂死挣扎的形象说法。可见这“散”字在吴语地区使用的范围也很广泛。类似情况很多。蛮话的词汇还得作更加详细的调查。

方言语法也应是确定归属的参考标准。例如粤语和吴语都有“你走先”，“吃碗添”这种说法。平阳蛮话也有这种语法现象，如“你走先”[ŋɿ tsɔŋɿ saiŋɿ]，“食吃碗添”[ziŋɿ uɛŋɿ t'iŋɿ]；温州地区有“多显多”、“高显高”这类重叠形式，平阳蛮话里也有。如相当于温州话的“多显多”，蛮话说 [haŋɿ menɿ haŋɿ]；相当温州话的“高显高”，蛮话说 [gaiɿɿ menɿɿ gaiɿɿ]。其中表程度音节 men，与丽水、金华地区的 ma 很相似。诸如此类的语法现象也要研究。

平阳蛮话的性质

郑张尚芳

平阳蛮话分布于平阳的鳌江南岸(一九八一年从平阳分出成立苍南县)，相传为平阳上著话。它也有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特点，是否能凭这一点割为吴语呢？这样做自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考虑到其他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有些不太合适，下面分三个方面说明。

(一) 首先，这样做将割裂平阳蛮话跟其他蛮话方言的联系。浙南边境已知有三种蛮话，即平阳蛮话、泰顺蛮话和庆元荷地区的江根蛮话。三种蛮话名称相同，都叫蛮话或蛮讲，语音上词汇上都共同具有好些闽语的方言特征。下列一些词汇，都是闽语常见的，而在三种蛮话中不但说法相同，语音特点上如洪细开合，“手黍”读塞擦音等也都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下文举例，平阳蛮话以宜山区白沙公社缪家桥话为例。缪家桥有五个调：阴平 44，阳平 14，阴上 35，阴去 42，阳上阳去 11，阴阳入并归阴阳上。泰顺蛮话以罗阳区毛垟公社桂坪话为例。桂坪有七个调：阴平 213，阳平 33，阴上 55(44)，阳上阳去 31，阴去 ?43，阴入 ?5，阳入 ?13。庆元的江根蛮话以荷地区江根公社青田村话为例。青田村有七个调：阴平 22，阳平 44，阴上 35，阴去 42，阳上阳去 51，阴入 ?5，阳入 ?2。三种蛮话都全浊上归阳去。并且口语入声都有读阴入归阴去，阳入归阳去(平阳、泰顺)、阴上(庆元)的特殊白读调现象。

	有	无没有	食吃	拍打	手
平阳	vuɿ	mauɿ	ɕhiɛɿ ²	p'aɿ ²	ts'euɿ
泰顺	uɿ	mouɿ	ɕiaɿ ²	p'aʔɿ ²	tɕ'iuɿ
庆元	uɿ	moɿ	'ɕiaɿ	p'aɿ ²	tɕ'iuɿ
	骹脚	喙口	腹肚	黍谷	□蟋蚯蚓
平阳	k'ɔŋɿ	tɕ'yɿ	pɜŋɿ tuɿ	tɕ'yɿ ²	kɔŋɿ hɿɿɿ
泰顺	k'aɿ	tɕ'yʔɿ	pəwʔɿ tuɿ	tɕ'yʔɿ ²	kauɿ hōɿ
庆元	k'aɿ	tɕ'yɿ	puʔɿ tuɿ	tɕ'yɿ ²	kauɿ huɿɿ

以上语音对应尤可注意的是，凡是入声词读文读调，就三个方言都读文读调，读白读调就都读白读调，“拍黍”都读阴去，“食”平阳、泰顺读阳去，庆元读阴上，比较下文“席”同样也是平阳泰顺读阳去，庆元读阴上），这表明了三种蛮话有音韵格局分布上的内在联系，决非偶然相似，证明这三种蛮话确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和它们的名称相合。它们应属于同一种“蛮话”方言的分支。如果把一种归入闽语，一种归入吴语，那就把它们的关系割裂了。